

■ 陳支平 主編

第七輯

第十册

○○九州出版社
廈門大學出版社

臺灣文獻匯刊

◎九州出版社
◎廈門大學出版社

泰東哲學家李公小傳
龜湖鋪錦中鎮房黃氏族譜

第七輯 ◎ 第十冊

臺灣文獻匯刊



泰東哲學家李公小傳

(日)中西牛郎撰 黃柏青整理

泰東哲學家李公小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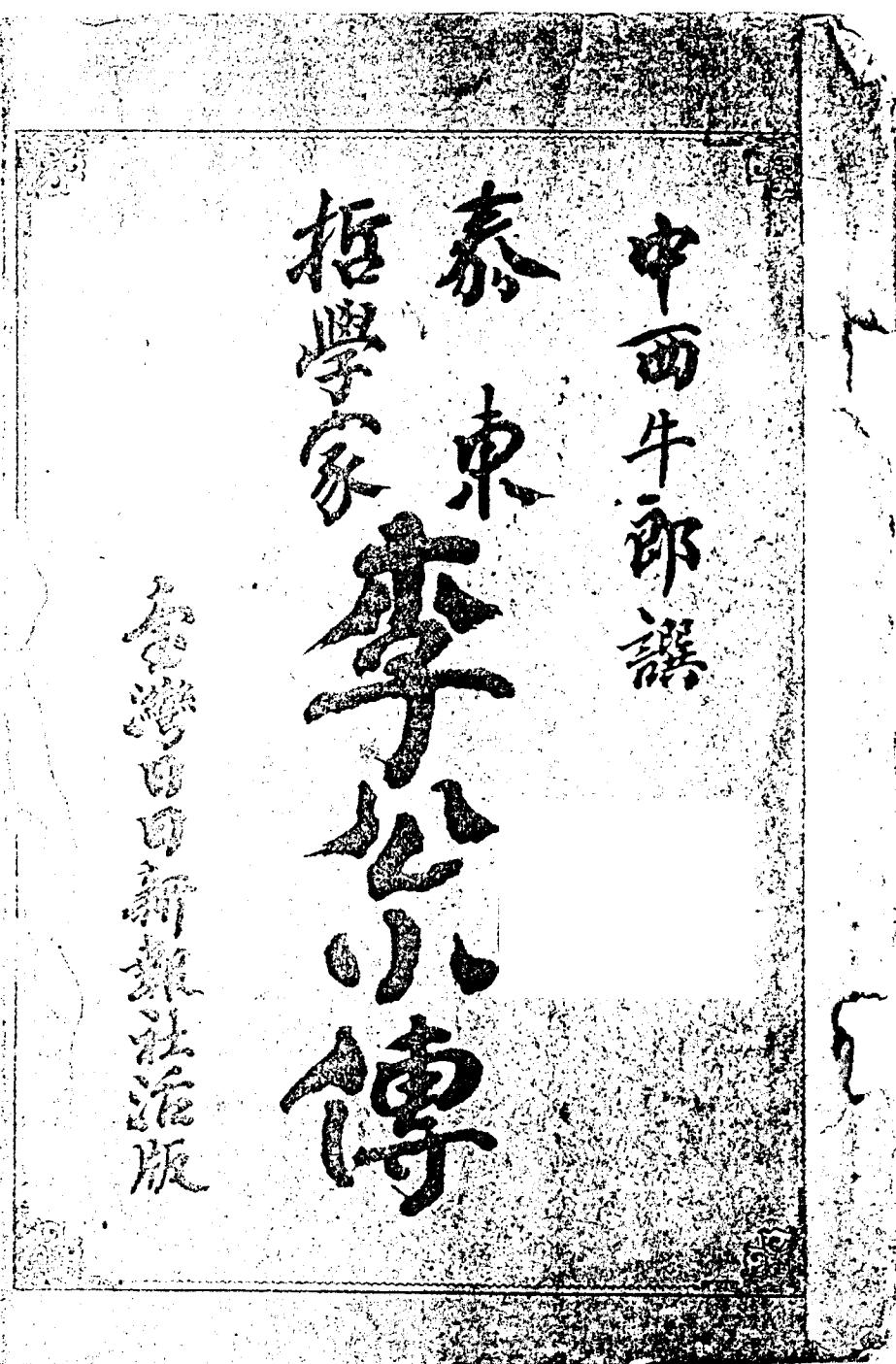
《泰東哲學家李公小傳》是日本中西牛郎所著，明治四十一年（1908年）十二月由臺灣日日新報社鉛印出版。

李春生（1838—1924），出生於廈門，家境貧寒，曾入私塾就讀。因自幼隨父親信仰基督教，15歲開始隨英國人學習英語與商業。19歲（1857年）擔任廈門英商怡記洋行掌櫃，深受器重。28歲（1866年）赴臺擔任萬華寶順洋行的總辦，并負責管理茶葉種植與生產。不久他自制茶葉外銷、經銷煤油，極為成功，財富僅次於板橋林維源家。1878年與林維源捐資贊助興建臺北城。1887年劉銘傳任內亦投資建造鐵路、修復煤礦。1889年再度與林維源合作成立建昌公司，合築建昌、千秋二街西式店鋪，促進大稻埕的繁榮。59歲（1897年）出任臺北縣參事。1902年轉任臺北廳參事，84歲（1922年）出任臺灣史料編纂委員會評議員。本書共分五章，第一章：緒論；第二章：閱歷；第三章：學說；第四章：著作；第五章：拾遺。主要論述了李春生的哲學思想。

泰東哲學家李公小傳

泰東哲學家李公小傳

泰東哲學家李公小傳



泰東哲學家李公小傳

李春先生肖像



泰東哲學家李公小傳

序例七則

一是書題曰李公小傳。乃思想之傳。非事業之傳也。支那後世史家。無此體例。而古則有之。如史記屈原。賈誼。司馬相如。司馬季主諸傳皆是。譏者固不辭自我作古之譏者。況乃古之所有乎。

一第一章。乃是書之槩括。文雖極簡。讀者於此。當窺李公思想品性事業之大略。一第二章。所敍頗涉時局。至甲午臺灣授受之際較詳。李公之謙。乃欲刪去之。然吾之意。非敢藉此譸張爲幻。故使讀者疑李公疇昔所爲。每有關係于此等時局之大。反借李公位置。描出當日光景。以抒俯仰感慨之情。此亦藝苑當有之事。猶曰李公所閱歷之境遇。乃如此爾。大方清議。譏者當任其責。

一第三章。乃是書全部精神。其敍李公學說。編次有序。芟繁爲簡。責在譏者。然至其思想意義。本乎原文。亦一一注其出處。間加批語。則以愚按二字別之。以示不敢雜以私意亂之。倘有紕謬。讀者幸賜指正。

一是書臺灣改曆以前用清曆。改曆以後用國曆。此出便宜。無他意耳。

一金陵隱士護李公駁晏子一篇。議論宏博可觀。譏者取坿第三章之末。用彰李公有神哲學之忠臣。

一李公之評判達爾文。斯賓塞。赫胥黎之說。或以未涉滄海而測其深淺。未登崇岳而揣其高下。笑之殊不知天理之在人心。本自昭昭。苟有炫奇之一念。雖畢生之所苦心力索。亦礙真理。苟有祟正之一念。雖一旦有所覺悟啓牖。亦可任爲真理之砥柱。況李公之於有神哲學有絕諳焉。此任讀者又自評判之。

明治四十一年十一月

譏者自記

泰東哲學家李公小傳

李公小傳目次

- | | |
|-----|----|
| 第一章 | 緒論 |
| 第二章 | 閱歷 |
| 第三章 | 學說 |
| 第四章 | 著作 |
| 第五章 | 拾遺 |

泰東哲學家李公小傳

一〇六 一〇〇 一一〇 一二〇 一三〇 一四〇 一五〇 一六〇 一七〇 一八〇 一九〇 一〇〇

人 等

潭有時炎情下惰惰遊點延產吟下澤君目識貞父子誤脫脫，

譯唐尤文隋雖爾兩遇默延座聆寺譯先日蠻叟文字

一〇三三三二〇三 二〇三三三二〇三 一二三二一三三二 二三三二一三三二 一〇三三三二〇三

三〇 二二 四四 五五 六六 七七 八八 九九 一〇 一二 三四 五五 六六 七七 三三 二二 一一

吟演一妙不無界過透日恨失
第四字下

日 小 小 果

（四）過嫁橫枝感應之巧者如是乎

一八二
一八一
一八二
一八一
一八二
一八一
一八二
一八一
一八二
一八一
一九三
一九二
二〇四
二一五
二二四
二二六
二二七
二二八〇
二四三
二五三
二八一
二八三
二八三

一	二	三	四	五	六	七	八
一	二	三	四	五	六	七	八
一	二	三	四	五	六	七	八
一	二	三	四	五	六	七	八
一	二	三	四	五	六	七	八

人避局字十六言
知愚年是繁事更二
謂知愚年是繁事更二

於 脫 下 脫 副

未無之享害目鳥爲讀如界然是繫於手否人正

泰東哲學家李公小傳

李公小傳

中西牛郎譏

第一章 緒論

今日臺灣之支那民族。大約三百萬。亦云多矣。而三百萬之中。求其有學識者。固爲不少。然若李公者。能有幾人。求其有財產者。固爲不少。然若李公者。能有幾人。大凡學識財產名譽。爲文明國品第人。物之標準。而李公於此無一不備。而又罕有其儔。則其人可知也。雖然天下之大。億兆之衆。其有學識有財產有名譽如李公者。何可勝數。而未及表揚其人者。何也。以無絕大之品性。絕大之思想。絕大之事業也。李公之品性與事業。其程度固已超越尋常。惜其乖於際會。故於斯二者。未甚發展。獨至其思想。稱曰絕大。識者無異辭焉耳。吾之欲以思想家傳李公者在此。

李公之絕大思想。即在哲學。因其夙奉耶蘇宗教。破邪顯正之論。尤爲得意。故凡遇

有力之新說譏謗宗教者出現於世。輒縱橫辯難。不奏摧陷廓清之功不已。此非爲好辯而然。亦非爲釣名沽譽而然。必有不得已者焉。豈徒爲不得已者哉。亦必有大所見者在焉。此則李公有神哲學也。有神哲學之中心點。固宗教問題也。而政治社會倫理學術諸問題。亦皆綜括在乎其中。而宗旨見矣。然則宗旨何由得之。曰得之耶蘇宗教也。然則世之信奉耶蘇宗教者。何以不皆如李公乎。曰耶蘇宗教高矣。大矣。深矣。遠矣。不知而信之者下也。小知而信之者中也。大知而信之者上也。李公之信。大知之信也。大知之信。卽有神哲學之所自出也。吾之欲以有神哲學家傳李公者在此。

吾聞近數十年。英國有博士哈利士著日本故文部大臣森有禮嘗師事焉。信奉耶蘇宗教。別開一新義。自知不容於世。挈其家族徙於美之加州。從事農業。開拓無人之境。種葡萄釀美酒。以此致富鉅萬。不求聞達於世。日與其徒徜徉自由之天地。著書立說。以終其身。可謂高哉。李公初來自閩。流寓茲土。其與哈氏相似者一也。致富鉅萬。不求聞達於世。其與哈氏相似者二也。著書立說。殆將終焉。其與哈氏相似者三也。而李公

泰東哲學家李公小傳

視焉。然則世之知李公罪李公。皆在其著作。庶天下有心人。讀吾此傳。有以知李公之殷憂者。

第二章 閱歷

李公名春生。其先隴西望族。落後南徙。微而不彰。公之父操舟爲業。公之兄弟四人。其一尚存。公於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七日生于福建廈門。幼隨姊氏同爲擔飯供父之役。時與鄰童携菓喚賣。家素寒酸。嘗入鄉校旋廢。亦不能就名師宿儒而學焉。年十五隨父信奉耶蘇宗教。既而出爲賈豎。或肩錢學陶。或設肆營業。由是商務教育。自然而然。是時海禁初開。閩粵兩省沿海之區。買易勃興。而廈門一島。居然變爲都會。西商來者英爲最多。而英之語言文字通行尤廣。公於是習而熟焉。不知者疑其由學校卒業而成者。實乃偷暇所學而得者。挾此技倆所到爭售。終得洋行買辦之職。公之商業起身因緣如此。

凡人生在世。自離母懷。至六七歲。謂之幼稚時期。在此時期。所受者家庭之教育

而已。自六七歲至二十前後。謂之準備時代。在此時期。所受於外界之感化影響。最有勢力。則將來所現之人格主義事業。莫一不基於是。故觀於準備時期者。勢不可不注目於當時圍繞其人之外界焉。公之生在道光十八年。至咸豐十一年。乃其二十三歲之時。先是英國以鴉片輸入清國。流毒日深。蔓延各省。及林則徐任兩廣總督。憤鴉片之害國日深。嫉英人之貪利無厭。一舉之下欲禁絕之。嚴飭地方人民。收鴉片二萬二百八十三函。在英商手者。聚而焚之。於是清英決裂。干戈相見。英國艦隊。占領香港。更陷定海。舟山。吳淞。上海。鎮江等處。南迫金陵。北脅燕都。卒使清國震駭。懼而乞和。兩國全權。乃於南京締結條約。清國終割香港讓諸英國。又開廣東。福州。廈門。上海爲通商口岸。所謂廈門一島。居然變爲都會者自此始也。南京條約之時。道光二十二年李公年方四歲。其後十年。洪楊舉事廣西。其所蹂躪及十六省。竊據金陵十有二年。當此之時。愛親覺羅氏之朝不亡。殆有天幸。而乃有男兒焉。青春妙齡遭斯千古之變。天資下愚則已。不然者。未有不受時勢之感化影響者也。若李公之受時勢感化影響者。厥義有三。信奉耶蘇宗教者一也。習熟外國語言文

泰東哲學家李公小傳

字者二也。從事洋商者三也。以此三者備諸一人。而就買辦之識。自當時頑固者流言之。則所謂洋奴也。漢奸也。虎伥也。詎知李公之信奉耶蘇宗教者。乃爲敬天愛人之本。非以此阿諛西人也。其操英語者。不徒有益於商務。亦大有益於得文明之智識也。孔子曰。我欲仁斯仁至矣。又曰。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。夫時勢之感化影響。固大矣。而其結果之善惡。則在受焉者之精神如何而已。所惜者李公雖有聰明特達之資。無奈其貧耳。誠使其家有餘財。從事學藝。脩養深到。則其能馳譽禹域。有遠過今日者必矣。雖然李公惟不生富貴之家。故不治帖括。不學八股。不爲時俗所囿。乃有以樹獨立之品性。養獨立之思想。成獨立之事業。然則公之生爲貧賤者幸也。非不幸也。若夫公不倣西法。則不能發揮中國之富強。不以耶蘇宗教。則不能喚起中國之思想。雖謂天誘其衷。亦因鴉片之役。太平天國之亂。與有力焉。是不得不謂時勢之感化影響所由致也。

同治三年。則李公二十六歲時也。是年粵匪一股竄入閩省。直陷漳州。廈門商業因之摧殘。人民流離四方。光景荒涼。莫可言喻。李公之多年經營者。殆亦掃地以盡。

欲使之服於國法。此李公之救天下。所以以道而不以財也。若博施濟衆。堯舜之王天下者。其猶病諸。況區區一士人哉。輓近文明各國。富商大賈。擁財之富。往往與一國敵。天下嫉之。乃割其財。供諸公共之事業。以竊仁愛慈善之聲譽。此在美國特甚。而其總統盧斯福非之曰。此行小惠以掩大善也。今李公雖曰富矣。其產僅與歐美中下之家等。而人言其不散財以救民。猶有仁愛之心乎。是殆不知道者之言也。李公而無仁愛之心。曷爲救世。曷爲愛人。曷爲憂國。要之李公救世愛人憂國之熱誠。一本乎仁愛之天良。至行小惠以求仁聞。與夫類於揠苗助長者。皆所不取。經曰不操作者。勿與之食。又曰各事其事。而食其食。未始不同此義。故曰仁愛者。李公品性之三也。

綜而言之。天下偉人之可傳者品性乎。思想乎。事業乎。必有一於是焉。厥在李公其絕大者爲思想。品性次之。事業又次之。然世方見李公起自貧寒。而能殖貨鉅萬。乃竊竊焉涎羨之。至其著作。則或藐其爲晚年消遣之餘事。殊不知李公思想之富。見地之高。料事之神。斷理之確。其可藉以表見者。舍此其何以哉。是故始